



捻军起义故事

蒙城县宣传部《捻军起义故事》编写组
蒙城县教育局

茹文斗 执笔

捻军起义故事

蒙城县委宣传部《捻军起义故事》编写组
县教育局

茹文斗执笔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8·合肥

封面设计：汪家龄

插图：苏传禄

捻军起义故事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字数：110,000 印数：13,000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695 定价：0.33元

前 言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间，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太江南北的同时，淮河流域也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捻军起义。

一八五〇年前后，安徽的淮北地区遭受了连年的灾荒。饥饿的老百姓把涡河两岸的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可是清朝统治者和地主老财却不顾人民死活，加紧催粮逼租，乘机兼并土地。广大农民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太平军的金田起义，特别是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壮举，使得被压迫的淮北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长期以来，活动在贫苦农民中间的捻党首领张乐行、龚得等人联络成千上万的农民，拿起大刀长矛打老财，除贪官，把夺来的粮食、钱财和衣物分散给穷人，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许多劳动妇女也冲破封建罗网加入了武装起义的行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一八五三年太平军的北伐大军进入安徽时，捻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安徽、河南、山东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地都燃起了农民战争的烽火。

一八五五年，捻军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雒河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宣布纪律，颁发布告，并把支派繁多的各路捻军编成黄、红、蓝、白、黑五旗，由盟主统一指挥。这样一来，各地捻军拧成一股绳，战斗力大大提高，人数猛增到几十万。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捻军多次粉碎清朝统治者和地主团练的军事围攻，并且不断地向敌人发动主动进攻。他们以雒河

集为中心，东出海滨，西叩潼关，北达黄河，南到长江，纵横驰骋几千里。并积极配合太平军作战，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

清朝统治者在派出的剿捻“钦差大臣”一个接着一个失败之后，十分恐慌，便派遣最凶悍的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南下进攻捻军的根据地雒河集。捻军战士和淮北人民为了保卫家乡，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一八六三年雒河集不幸被清军攻陷，张乐行遇难。僧格林沁对起义的人民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屠杀。但是，捻军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在张宗禹、任化邦的率领下，不久就收复了雒河集，继续与清军进行斗争。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陷落后，原被陈玉成派去远征西北的赖文光，率领全军东下加入了捻军。并且被推为捻军首领。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制度和纪律对捻军进行了整编，又利用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大批战马武装了捻军，使得捻军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比较正规的战斗部队。

赖文光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革命将领。他与英勇善战的张宗禹、任化邦紧密团结，提挈全军在安徽、河南、湖北、山东、江苏等省艰苦转战，屡次重创敌军，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一八六五年五月，捻军运用包围迂回的巧妙战略，在山东曹州（今菏泽）的高楼寨附近一举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将骄横不可一世的大刽子手僧格林沁击毙，为千百万被屠杀的阶级兄弟讨还了血债。接着，捻军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黄河、淮河、运河、贾鲁河之间反复冲击，摧毁了清军沿河构筑的长墙，使得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苦心经营的围剿计划全部破产，迫使这个坏家伙灰溜溜的下了台。

一八六六年十月，捻军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决定分为东西两支：西捻军去陕甘，联络那

里的回民起义军；东捻军入山东，联络那里的盐民起义军。然后两军在四川会师，打算复兴太平天国。

但是，当时卖国的清朝政府已经与外国侵略者完全勾结起来。外国侵略者不仅供应湘军、淮军大量枪炮弹药，而且派遣外国流氓组成的“洋枪队”直接进攻捻军。太平天国的失败又使捻军失去了强大的同盟军，这样，中外反动势力的重压全部落到捻军身上。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东捻军不幸在山东陷入了重围，任化邦被叛徒暗害，赖文光仅率千余人苦战突围，一八六八年一月在扬州瓦窑堡力尽被俘，慷慨就义。西捻军在陕西得到东捻军被围的消息，立即踏过冰桥，强渡黄河，日夜兼程突入直隶境内。他们打算用奇袭北京的办法把清军主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达到解救阶级兄弟的目的。西捻军以大无畏的精神，直冲到北京郊区芦沟桥，又在敌人重兵阻击下，东进天津附近，打得清军和“洋枪队”狼狈不堪。但是，西捻军进入直隶时东捻军已经失败，清朝统治者调集全国的反动军队一齐围攻西捻军。

一八六八年八月西捻军在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被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包围。捻军英雄们毫无畏惧，他们紧握大刀长矛，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在大量杀伤敌人以后，张宗禹和剩下的十八位捻军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进了白浪滔滔的徒骇河，表现了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坚定性和农民起义领袖的崇高革命气节。

捻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捻军英雄们艰苦奋斗十四年，纵横驰骋十个省，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基础，掀起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捻军英

雄们创造的伟大业绩将永远在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为了记载捻军起义的英雄业绩，我们根据涡河两岸人民群众中流传的许多捻军的故事，参考有关史料，编写了这本《捻军起义故事》。由于我们历史知识的缺乏和占有资料的不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工农兵群众、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对这本小册子给予批评和指正。

目 录

前 言

反压迫任柱初结捻	(1)
定巧计老苍捉恶鬼	(8)
贩私盐英雄聚大义	(16)
亳州城天军点烈火	(22)
雒河集捻军起义师	(28)
浍河桥龚得退敌兵	(38)
宋寡妇樊城杀清妖	(43)
张盟主受封依天王	(48)
韩老玉审案斗劣绅	(50)
张宗禹打粮五河县	(56)
龚军师定计斩饿狼	(59)
张宗禹大破清江浦	(69)
刘玉渊威震野猪岗	(78)
龚军师血染松子关	(83)
程大伟扫荡孔家店	(87)
张大帅训斥洋鬼子	(95)
张宗禹怒杀狗叛徒	...(102)
赖文光重举革命旗	...(109)
小阎王高楼歼顽敌	...(119)

张五孩探家再远征.....	(129)
赣榆县鲁王遗血训.....	(139)
援东擒梁王打北京.....	(148)
张宗禹遁迹播火种.....	(156)
结束语.....	(163)

反压迫任柱初结捻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深秋，乌云笼罩着淮北大平原，西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卷着野草，卷着落叶，掠过萧条沉寂的村庄，把枯树吹得簌簌作响。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哭泣声，这哭声是那么悲沉，那么哀伤，使人听了五脏俱裂，肝肠寸断。

哭声把人们引向郊野。在阴沉的天空中盘旋着一群乌鸦，不时发出“嘎——嘎——”的怪叫，几条野狗撕打着、争噬着死婴……啊！在乱死岗前又添了一座新坟。两个十六、七岁的兄妹，跪在新坟前痛哭着。他们是谁？男孩叫任柱^①，那女孩叫八姑^②，新坟中埋着的就是八姑的生身父亲、任柱赖以活命的陈表叔。

任柱大名叫任化邦，是蒙城县垓城集小任庄人，家里穷得连打狗的坷垃也没有。十来岁时，父亲被生活所迫入了捻党，去贩私盐被清兵杀死，母亲不久也病饿而亡，剩下他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寄居在陈家庄他表叔家。表叔是个江湖卖艺的穷人，妻子早亡，撇下一个女儿叫八姑，表兄妹经常跟着出去闯江湖，练得一身好武艺。谁知表叔因操劳过度，得了痼病，不久也就去世了。八姑为了安葬父亲，便自卖自身，去给垓城集出名的日子主^③邓千里家当丫环，换得两条芦席，这才安葬了父亲。

兄妹俩在坟前哭了一阵之后，八姑被一群如虎似狼的家丁拽进邓府去了。任柱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又回到小任庄自己家里来。任柱的家，是一个四面透风的茅草庵子，这还是他父亲

在世时搭的。拉开柴门之后，从东旮旯到西旮旯，除了一个破锅灶，一堆烂荒草之外，什么也没有。由于多年无人居住，灰尘落有二指厚，蜘蛛网攀满屋内。任柱眼看这种情景，鼻子一酸，忍不住扑簌簌流下眼泪，又抱头痛哭起来。

村里的叔叔大爷们听到任柱的哭声，都来看望他，安慰他，婶子大娘们送来了杂面窝窝。大家对于这样一个身遭不幸的孩子是多么心疼啊！可是小任柱不吃也不喝，只是一个劲地哭。后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任大爷，见任柱一来没有生活门路，二来也不想离开唯一的亲人表妹，便托人说合给邓千里家放猪去了。

邓千里是蒙城北乡出名的大地主。鸦片战争前，他家就有钱有势。鸦片战争后，趁着地方灾荒，又大量兼并土地，刻毒地剥削农民，不到十年竟成了南到蒙城、西到亳州，走不出他家地框、吃不着人家井水的百万富翁。垓城的北冢山，就是他家的后花园。他家里还养着一大群恶奴打手，老百姓若是抗租不交，那就别想活命啦。

咸丰初年，淮北地面一连几年都是大歉年。加上官府催税，地主逼租，衙役敲诈勒索，走狗明抢暗劫，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了咸丰二年春上，情况就很严重了。眼看着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街上竟有偷着卖人肉的。

这时，只剩下北冢山上还有树皮、野菜和青草，那是邓千里家的，有谁敢动呢？老百姓沿着山脚磨过来转过去，想动又不敢动，只得眼巴巴地望着。这一切情景，每天在山上放猪的任柱都看在眼里。有一天，任柱又在山上放猪，远远地看到任大爷领着任虎和乡亲们在山旁刨草根，于是就招呼大家说：

“大爷，这里有的是树皮草根，快来刨吧！”

“那是邓千里的，谁敢动啊！”

“别怕。天上的云彩地上的草，谁说草根不能刨？快来，我给你们望风。”

众人一听，有理，就一涌而上。剥树皮的剥树皮，刨草根的刨草根，一会功夫，都弄了大半筐。

大家正刨得痛快，忽然远处传来了枪声，定睛一看，原来是邓千里带着打手飞奔来了。任虎惊叫道：“柱哥，不好了，邓千里来了。”众人呼啦一声四散奔跑。但是家丁已经把人们包围起来，大家都被逼了回来。邓千里咯咯的冷笑了两声说：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嘛，穷人只有穷命，为何临死还要剥我的树皮、刨我的草根啊！嗯——？快说，是谁领的头？”

众人昂首挺胸，怒目相视。

邓千里见此光景，更加气急败坏地逼问着：“快说呀！要是不说，我把你们全捆起来！”

“俺们犯了什么法？为啥要捆俺？”任大爷早已忍不住他那倔强的性子了。

管家的恶奴邓忠，在邓千里背后斜楞着眼，用手指着前面的一片坟地说：“你们这些穷鬼跑到练总大人老坟地里剥树刨草，岂不是破坏了邓家的风水？这就是犯法。”

邓千里咬着牙说：“你们说官了还是私了？”

“官了咋说？私了咋讲？”

“官了，一齐拿问在监治罪；私了嘛，就都给我白做三个月的短工。”

“啊！你们还讲不讲理呀？”

“这就是理！”邓忠狗仗人势地说。

“走，咱进城告状去！”任老头向大家说。

“告状？”邓忠挤了挤老鼠眼说：“蒙城知县刘瀛阶是老爷的把兄弟，总练李南华是老爷的表哥。哼！随你告去。”

这时，邓千里转到任老头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

“噢——，就是你带的头啊！跟我走！”

“放开他！”任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树是我叫剥的，草是我叫刨的，要算帐，就来找我好了。”

邓千里松了任老头，凶狠地走向任柱说：“没想到你小猪倌任柱也想造反！来人哪，给我绑起来！”

“慢着！”任柱厉声地说：“天上的云彩地上的草，谁敢说云彩是谁家的？谁敢说草根不能刨？你们富人吃白面，穿绸缎，丫环仆女一大串，穷人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他们要活下去，就得剥树皮、刨草根！”

“你……你……”邓千里气得头脸发青，浑身颤抖地说：

“你还怪有理哩，来人，给我绑上！”

邓忠气势汹汹的去绑任柱，谁知被任柱一个扫蹚腿打倒在地，趴在地上尖声嘎啦气地叫着说：“任柱反了，任柱反了……”这时邓千里身后的一伙打手蜂涌而上。任老头怕任柱寡不敌众，大喝一声说：“反正咋着都是死，拚就拚了吧。乡亲们，打呀！”于是率领任虎和穷爷们一拥而上，只见那拳来脚往，不多功夫，邓家的家丁被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个趴在地上哭爹叫娘，那邓千里与邓忠也被打得鼻青眼肿，抱着头，夹着尾巴逃跑了。

邓千里一群被打跑之后，任老头向大家说：“乡亲们，虎子，柱儿，这场大祸算是惹下啦。咱们穷人被官府老财逼得走投无路，这就叫官逼民反哪！我看你们能打能跳的年轻人都去上狼山④找你任乾叔入捻去吧，打老财，杀贪官，为咱穷爷们报仇伸冤啊！”

“大爷，你……”

“不要顾我，我的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可我知道该怎么样对付他们这些王八羔子。”

“好！不逼不上梁山！”任柱咬着牙，把赶猪的鞭竿‘喀喳’一声撅成两截：“走吧，上狼山找俺任乾叔立旗结捻去！”

于是大家便举起抓勾、粪铲，还有新从财主手里夺来的苗刀、竹竿鏢和洋枪，直奔狼山而去。

任柱、任乾在狼山树旗结捻，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不到半年功夫，入捻的人就有三五千了。

再说邓千里自从那天吃了任柱一伙子穷爷们的亏以后，整天怀恨在心，发誓要捉任柱。可是一时又捉不住他，只得抓些捻子家属来煞气。今天东庄放火，明天西村杀人，更残酷的是把捻属活活地钉死在城墙上。

邓千里残害捻属的情景，早有人报与任柱。任柱的脸都气红了，眼里要进出火星子来，他命令他的起义队伍说：

“下山！”

众捻子兄弟早已义愤填膺，在任柱的带领下，一个个飞奔下山，“哇啦”一下子把个小小的圪城集围得风不透雨不漏，口口声声要活捉邓千里，为众乡亲报仇。

这一家伙可把邓千里吓坏了。邓忠急忙上前献媚说：“老爷，咱有团练五百，不如紧闭四门，守城待援，等蒙城李大人的救兵来到，那捻子就会不打自退。”

“混蛋！”邓千里气得骂道：“你看那些团练羔子，都是胆小如鼠之辈，能抗得住大捻子吗？”

“是，是……”邓忠躬着腰说：“可是这……兵临城下……那咋办呢？”

“这么着。”邓千里说，“你速传令，叫家丁团练赶快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趁捻子杀来的时候，跟着难民从四门逃出，

那时咱也混在当中逃往蒙城，然后再向李表兄借兵抗捻。另外，你再安置张建忠、母占鳌二人留在圪城内，通风报信，约定时间，放火开城，作为内应。到时候咱就给他个里应外合，保管一网打尽。”

就这样邓忠跟着邓千里逃到蒙城去了。

任柱领着众家兄弟打进圪城集之后，经过细细搜查，知道邓千里逃跑了。于是就救出了众捻属和陈八姑，又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银钱分散给穷爷们。正要点兵攻打蒙城，忽然捉到一个奸细。经过审问，知道他是张建忠、母占鳌派往蒙城给邓千里送信的家丁。现在又拿着邓千里的复信回来了。任柱拆信一看，大致内容是约定今夜三更时分，官兵就来攻打圪城，城内以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消灭捻子。任柱看罢了信之后，把手往桌子上一拍说：“好哇，先把张建忠、母占鳌和这送信的家丁一起抓起来，然后咱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接着他对众兄弟吩咐了一番，就各自分头准备去了。

鼓打三更，城内起火，邓千里领着清兵在城外一看，果然城门大开。催兵就进，刚过吊桥，忽然伏兵四起，杀声冲天，捻子从四面八方杀了上来。邓千里一看中计，调转马头就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被任柱一枪刺于马下，活捉过来。那些清兵团练一看邓千里被捉，哪还有心蛮战，死的死，跑的跑，跑不掉的干脆跪下投降。不大会儿，就全部把他们消灭光了。

这一下子为这一方的老百姓除了大害，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都高兴地唱了起来：

说咱反，

咱就反，

扛起大刀齐头锬，

跟着任柱上狼山。
杀老财，
打贪官，
又有吃来又有穿，
咱们永不当穷光蛋⑤。

注：

- ①任柱：是捻军蓝旗的首领，后为杰出的东捻领袖，被太平天国封为鲁王。
- ②八姑：即陈八姑，任柱之妻，捻军中驰名的女将。
- ③日子主：即大财主。这是淮北土语。
- ④狼山：在蒙城县北，当时捻军的根据地之一，是任乾领旗的地方。
- ⑤“说咱反，咱就反……”：这首捻军歌谣，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捻军歌谣》第十五——十六页。

定巧计老苍捉恶鬼

自从任柱收拾了邓千里之后，蒙城一带地方可闹腾开了。今个打这寨的日子主，明个分那村财主的粮，有钱的地主老财都往州里挪。州官着了急，派衙役下乡办案。你想办谁呀？遍地穷人都是捻子，一不小心连差人都回不去。州官有心表奏皇上，又怕皇上责罪他辖民无方，结果闹得州官也无法子。这时，穷爷们才知道捻在一块力量大。于是三十人一捻，五十人一捻的都组织起来，到处打老财，分粮食，砸盐店，抗官兵。后来，咸丰小朝廷听说淮北的老百姓扯旗造反了，他一面派兵来镇压，一面又叫那些地主豪绅们到处兴建土地庙，村村建、方方建，一时建庙成风。他们兴建这些土地庙弄啥？这里边自有他们的鬼点子。

在蒙城西北四十五里有个葛苇园子庄^①，庄上出了个捻头叫葛苍龙，人们通称他老苍，是蓝旗镶边旗^②的旗主。

有一次，老苍带人出去打捎^③回来，村里的穷爷们围上来问长问短，老苍和众兄弟也都亲亲热热地忙着和众人打招呼。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走过来，一把拉住老苍的胳膊，拽到一旁轻声地说：“苍龙，你们不能这样干了，再要这样干下去，咱村北边土地庙的土地老爷就要发怒了。咱们庄稼人就是靠种地吃饭，掌管粮食的神是‘土地’，你们越造反，土地爷越发怒，它越发怒，就越不叫有收成，咱们穷人就得越挨饿。这样下去，咱们大家岂不都要饿死吗？”

“哈哈，咱穷人挨饿都是怨造反造的吗？”